

刘少奇同志对马列学院 第一班学员的讲话*

(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)

同志们!

学校开学已经很久，我还没有来过。以后想和同志们多谈一谈，不知可能性怎样。我们学校要办下去，大家可以安心学习。学习时间定为一年半，课程也规定了，大致分为三个学期。有的同志担心，怕中途调走，现在可以肯定地说，让你们尽可能学完，决定中途不调动。但世界上的事情不是绝对的，个别的人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，也可能调走。一般地说是不调动，让大家学完。现在并不是中国革命非你们去不可，具有这样条件的人还很少。

有些同志要求讲讲形势。现在中国的形势发展很快，政治形势的中心点，即战争形势，对我们很好，很有利。北平很快就可解放。去接收的干部，正准备赶快走，赶往北平。南边还包围着蒋军的主力，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，黄维等最主力的四个兵团，可能消灭。把在北平、天津及徐州的两股主力解决之后，从此蒋

*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，中央党校前身马列学院第一班开学，刘少奇同志当时兼任院长，这是他对第一班学员讲话的记录。

介石就没有主力了，中国局势就算“天下大定”了，长江以北军事上就没有什么多的事情可做了。此外就是过长江了。胡宗南、白崇禧不是主力，明年过长江没什么问题。是不是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呢？不可能。例如，现在美国重新提起不干涉中国的问题。他也声明要提出三年前的莫斯科会议的决定。他们意见是说干涉中国三年了，没办法，现在我们不干涉了，看你苏联干涉不干涉。美国不会开兵来。但开一千两千军队到上海一带保侨是可能的，这没有多大关系，不能起决定作用。大量开兵，开一二十万来干涉中国革命，美国是不敢的。因为开来军队，不但不可能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，而且会使中国革命更要大大发展。他很怕和我们打一仗。如果打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俘虏他一些人，或消灭他几千、一万，他怎么办？不打下帝国主义面子上不好看，打下去，他受不了。所以现在国际形势很好。不久平津解放，和徐州战役结束后，我们将休整一下，明年再过长江。

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是确定了。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，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。现在不是怕太慢了，而是怕太快了。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，不如慢一点，我们可以从容地准备。你们要安心学习，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专读圣贤书”，窗外事可以问一问，但不要因此不安心。北平打开了，搬到北平去，不过现在不要想得睡不着觉，你们和我们一块去。现在你们只有一百多个人，干部虽困难，你们不出去，中国革命还是要胜利。虽然工作上需要人，但抽出一部分人，挤出一年半时间专心学习，却很有必要。工作会因此有点损失，但不大。这一年半的时间，你们学马克思主义，学理论知识，这对中国革命、对人民、对党都很必要。

为什么要办马列学院，为什么要学马列主义呢？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，不学行不行？少学行不行？不行。“没有革命的理论

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。”这是列宁的有名的话。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。理论正确、指导正确，革命就能胜利，否则不能胜利。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基础，共产党是建立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。但我们党在这方面来说，是有缺点的。我们的干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，对敌斗争、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、对蒋介石斗争、对地主阶级斗争，艰苦奋斗，这很好，但缺点是理论修养不够，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。就整个党来说，我们是不是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呢？是的，是有理论的党，而且从来就是在马列主义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党。党中央、毛主席的马列主义修养，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但是我们多数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缺点。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，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、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，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。马列学院办起来，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、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，能够具有、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，再回到工作中去，使工作做得更好。作过实际工作的同志，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很多问题，解决不了。例如，一下子农业社会主义，一下子又是地主、富农思想，一下子又是资本主义思想。作了一些工作，有成绩是一方面；但还有另一方面，即犯过些错误。只要真正多少作过具有群众性的、在革命中起过些作用的工作的人，都懂得自己有盲目性，犯过错误。经济工作中犯过错误，土改工作中犯过错误，组织工作中犯过错误，就是因为盲目性，没有知识。很多同志，现在也许还不了解，到毕业时就会知道，过去犯的那些错误，是马克思、列宁早就说过了的。中央一九三三年关于划分阶级的文件，到今天已有十五年。十五年前就已有了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。到今天仍然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，问题就是大家没看，我们也没看。土地会议以后，在文件箱子里找出这本文件，才把

这个文件发表了。下边同志问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发表？早点发表，就可以少犯错误。”他们问得很对。但问题不在这里，不在这个文件发表的迟早。《共产党宣言》是一百年以前就发表了，一百年以来，有关世界革命、中国革命的文件书籍也发表了很多，马、恩、列、斯的著作很多，问题是你们没读过。很多事情，他们都讲过了的，问题就是你们没有去看。我党关于土改的文件也发表了很多，你们就是未看过。

你们希望多听报告。这不是坏事，但有点依赖别人学习的味道。你们的意思好象是说：读过马恩列斯的书的同志，讲给我听，我就可以不读了。这种想法是懒汉的精神，想依赖别人。这种精神，是与共产党员的精神不符合的。共产党员的精神，是积极上进的精神、独立创造的精神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，是改造世界、创造世界的精神，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精神。列宁讲过，要认识一个复杂的问题，要认识了解一个真理，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的精神和工作是不可能的。必须有自觉的、艰苦的、独立的工作，要自己搜集材料，分析材料，否则要了解真理是不可能的。斯大林也讲过，我们不能希望马克思在几十年前，早把几十年后的事情都作完，把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（参看斯大林著《列宁主义问题》一书，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，第789页）他们总要留一点事情给后人做。他们没有做完的工作还很多，你要做起来，就不太容易，就是相当艰苦的工作。自己不进行独立的、艰苦的工作，要想学到一些理论知识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学习主要是靠自己。听报告、听教员讲，只能得到一定的帮助，不能完全依赖报告和教员。要学得一点东西，必须靠自己努力，方法也要弄对。只努力而方法不对，也学不到什么，即使学到，也是假的，靠不住的。真正想学点本事，完全要靠自己，要弄对方法。

很多问题，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、党中央、毛主席都研究过，很多理论问题在原则上几乎都已系统地解决了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读这些书，了解这些知识。至于很多具体问题，是不是马克思都给我们解决了，例如接收北平这类具体问题，是不是都给我们解决了呢？如果这样要求，就是教条主义。接收北平的具体方法、具体组织、具体形式，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。党中央已派叶剑英同志去当市长，彭真同志去当市委书记，叫他们负责解决，解决不了就唯他们是问。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，有些同志看了《两个策略》（即列宁著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》，见《列宁全集》第9卷），才后悔为什么不早点看。许多问题列宁早已解决了，因为未看《两个策略》，使中国革命胜利一下子迟了二十年。如果二十年前全党都研究《两个策略》，就可能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不致失败。如果当时看了《两个策略》，从建党、国共合作问题上好好研究《两个策略》，我们就不会在国民党、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毫无思想准备。后悔的事多得很，土改中又发生后悔，后悔一九三三年划分阶级的文件为什么不早看。斯大林讲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分子的特点，就是后悔，所以他们死气沉沉。我们现在要做到不是事后后悔，而是事前有准备、有研究。这才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。

你们做过很多工作，也犯过很多错误。现在也许不懂得，到毕业时就会知道，没有理论是不行的，不学马列主义理论是不行的。

过去办过马列学院，有毛病，有教条主义，已经批评过了。现在又办起来了，要办好，办下去，一班完了，二班、三班还要来。中国党有三百多万党员，情况复杂，再加上解放上海、北平、天津、南京等地，情况这样复杂，没有高度理论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。现在中央提出一个任务，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，

不久即将发出指示。开办马列学院也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方法之一，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。将来还要依靠马列学院为中心，在全党学习中起指导作用，依靠马列学院去使全党理论有所提高。你们不仅要作学习的模范，而且要帮助全党学习。譬如你们的文章、你们的刊物、你们的学习心得，可以拿来帮助中央去指导全党的学习。教员、学生都有此责任。马列学院，是高级党校，将来还打算在东北办一个分校，还要办中级党校、初级党校。这是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办法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有其他方法，例如在职干部学习、写文章、办报纸等，都是提高理论的方法。但马列学院有特殊作用、特殊任务，而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办的，一定要用它来培养一些干部懂得马列主义知识，到工作岗位上去，把工作做好。

有些人会说：“我不学马列主义不行吗？《共产党宣言》已发表了一百年，以前我不读这些书，也当了县委书记、地委书记；我现在不读，也能当县委书记、地委书记。不读这些书，难道没有饭吃？”但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，不读书，可不成。因为以前在山头上，事情还简单，下了山，进了城，问题复杂了，我们管理全中国，事情就更艰难了，我们打倒蒋介石、打倒旧政权后，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，如果搞得不好，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。唐太宗曾与魏征争论过一个问题，创业难呢？还是守成难呢？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。得了天下，要能守住，不容易。很多人担心，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，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。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。特别是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，一个小小村长，一个小小县委书记，可以称王称霸。胜利后，一定会有些人腐化、官僚化。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，提高纪律性，就会好一些。所以现在采取许多办法，提高纪律性，来挽救很多的人，如象在党内要进行处分、撤职、斗争、反

对地主富农思想、反对资本主义意识等等，都是为了挽救堕落的干部；否则，堕落的人会很多，会使革命失败。因此，不是说胜利了，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；恰恰相反，特别是革命胜利了，更要多读理论书籍，熟悉理论，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，危险更大。

有的同志担心，过去马列学院有教条主义，将来出去恐怕又搞成教条。这种警戒是有好处的。又有人认为：学习马列主义变成教条，就不如不学。这就不对了。有没有犯教条主义的危险呢？任何时候都有的，今天有，以后还会有。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。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总是存在的，要是人类不犯主观主义，就没有唯心论了。一万年后也还会有主观主义。我们自觉地警戒，就能够少犯或不犯。但是，如果怕犯教条主义，就不学习了，不进马列学院了，这也有危险性，这叫做经验主义。现在党内思想上主要的偏向，危险性到底偏在哪一方面多呢？偏在经验主义方面的多，经验主义是主要偏向、主要危险。不学习就要犯经验主义，而且已经犯了，就是那些怕犯教条主义的人，他就有经验主义的偏向，因为他怕犯教条主义，便不学习了。自己已经处在经验主义偏向的危险中，自己还不觉得，这就不好了。事情有些为难：不学是经验主义，学了又是教条主义，该怎么办呢？就是要既不是教条主义，又不是经验主义，布尔什维克的可贵就在这里。土改不能“左”，不能右，是不容易的。既要走群众路线，又要不犯尾巴主义，是不容易的。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工作，要找到真理，找到正确路线，成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，是不容易的，是相当难的。要学习，努力。各种问题都是一样。朱总司令给你们讲了经济问题，现在经济问题上右的“左”的又来了。有人说搞资本主义那是右，又有人说搞社会主义那是“左”，现在既不能搞资本主义，又不能搞社会主义，事情就有点为难。不怕

这些为难，才是布尔什维克，要克服这个困难。学习马列主义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。做了很多事，不读书，怕犯事务主义，读了书又怕犯教条主义，任何事情都有两条战线的斗争。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。不犯经验主义，又不犯教条主义，两条战线斗争，这是共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经常进行的、不能离开的。

有的同志说：“要联系实际，就要到村子里去工作。”联系实际是很复杂的，有很多方法。在村子里是一个方法，但还有更多的方法联系实际，从实际到理论，从理论到实际。马列学院也能联系实际，是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联系实际。

读马恩列斯的书，就是学习外国革命的经验、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。马、恩、列、斯的书籍中，论中国的只有百分之一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说的外国话，讲的外国事，写的外国材料，分析的外国历史。因此有的人认为，何必学这些外国东西？中国的书还读不完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？或者至少先读中国的书，再读外国的书吧！这个说法是不对的。我们要认识中国革命经验与世界革命经验的关系问题。必须都学，废弃一面，都是不对的。废弃中国革命经验，就是“言必称希腊”，就是教条主义。也有些人认为凡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，中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。

“五·四”运动以来，不但党内，就是党外，也是如此。整风以后，党内在这方面纠正了。现在发生的问题，是只学中国的，不学外国的。学不学外国革命经验的问题，就是学不学马、恩、列、斯理论的问题。

中国是个大国，将近五万万人口，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。中国革命胜利了，就是世界革命胜利了四分之一，几乎等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和人口。有人说：“欧洲是出马、恩、列、斯的地方，但欧洲还有一部分地方革命没有胜利，中国没有出马、

恩、列、斯，革命却胜利了。”是的，中国革命的胜利，是世界革命的胜利，是世界革命胜利了四分之一，对其他地方影响甚大，是一件大事。但是，只有中国革命的经验，而不吸取世界革命的经验，就不但不能担负世界革命的任务，而且不能指导中国革命胜利。请你们看看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中的第三条，他告诉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、具体分析，来指导各国自己的革命，但是这一条中的最后一句话说，必须参照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。（参看《斯大林全集》第7卷第35页）这一句最容易被忘掉。没有这一句行不行呢？可不可以删掉呢？不能删掉。光有根据具体情况、具体分析，还不行，还必须参照各国革命经验、历史经验。任何革命问题，任何一个重要革命问题，仅仅中国经验是不够的，必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，同时又参照世界革命经验，才能解决问题。政权问题也是一样，例如人民代表会议制度，就是研究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经验而提出的。又如与资产阶级讲统一战线，也是如此。《共产党宣言》说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，要立即转到反对资产阶级。一百年以前马克思的理论，就如此说了。又如工人问题、妇女问题、青年问题、民族问题、军事学问题等等，也是一样。只有中国具体情况还是不行的，必须有中国革命经验，同时又有世界革命经验才行，即是必须根据中国革命情况，再参照世界革命经验才行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，而且是世界革命很大的一部分，不是孤立的。所以我们学习，不仅是联系中国的实际，而且还要联系外国的实际；不但研究现在的实际，而且要联系历史的实际。

有人提出为什么要学西方史？不学行不行？不学不行。因为学西方历史是为了读懂马列主义。毛主席说，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学习理论书，就是为了学习普遍真理，

使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。这是毛主席讲的。所以我们既要有实际经验，更要有理论知识，二者缺一不可。既要有中国经验，又要有外国经验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否则，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。教条主义者，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，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，看得不远，迷失方向。如不信，你爬着看看。站起来，就看得远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真理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。有中国经验，又有外国经验，才有实现正确指导的可能。

有同志又会问：“没有外国经验，土改、军事我们也做了些，而且有成绩，为什么不行？”是的，以前你没有这种知识，但中央的指示、毛主席的指示中却有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是统一的。你们不知道中央指示中就有外国经验。而且你们还有个缺点，就是如果中央写错了，你们也看不出来，照着错的做。人家写错了，你看不出，你就不能做领导工作，你只能爬行，前面乌龟爬烂路，后面乌龟跟着爬，那是可怜的人，是不够做领导工作资格的人。你们凭爬行经验去做革命工作，去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是不够的。当然，不是完全不够，你们曾做了好多事，也有的做得好，但不是完全够，是不大称职的干部，在正确领导下就能做对，没有正确的领导就做不对，不能独立决定方向。你们不能如此，就不是称职的干部。如果要算个好干部，够资格做领导工作的话，那就要能独立决定方向。要有中国知识，又有外国知识；要有理论知识，又有实际经验。过去工作，做得不坏，假如学了理论，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，使工作更前进一步。否则，就有一种危险，就是要后退一步，因为中国革命胜利了，情况更加复杂，不能前进，就要后退。

外国经验怎样运用呢？毛主席讲，不是“言必称希腊”。斯大林说是参照。所以不能拿外国经验硬套。不是套，而是参照。

例如关于合作社问题，要根据中国情况，参照外国经验，作具体分析。要这样去运用。

学习国际经验，现在特别需要。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有世界历史以来无比丰富的，世界上任何大的原则性问题，均解决了，如民族问题、工人运动问题、秘密工作问题等等。中国有吃饭、住房子问题，外国也有。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都要学，能这样学就是站起来了，不爬行了；过去未想通的，现在可以想通了，眼界宽阔了，天地大了。

有的人说：“地理、历史以前学过，又来学，不必要”。我们考虑过，还是学一下好。过去学过，现在再学，也没有什么坏处。过去在北平学习历史、地理，和我们这里是有两种不同的内容、两种不同的分析的。有的同志未学过史、地，学一下更好。不学地理、历史，你就“理论不起来”。理论是从各种科学中总结出来的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你说你的历史知识够了，就考试一下，结果证明，还是要学。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。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。

有的同志认为规定的书太多了，读不完。我以为最好还是把它读完，紧张一点。

我看了你们的卷子，许多同志文化水平不够。要学习普遍真理，文化不够是一个缺陷。因此，为了学马列主义，学习一些文化也是必要的，应注意学文化。以你们现在的文化水平看来，要真正学理论，有好多同志是不够的，有少数同志是够的。有些同志是大学毕业，但写的文章就是不通。按中国文法规律的要求，按科学要求，好多同志都是不够格的；文化比较高的，也不及格。写文章，字也要写正当。你们写的很多字，我就不认得，要把字搞点规律性，写字也要搞点纪律性。否则是无政府状态，主观主义，乱七八糟。这叫做不尊重民族语言的传统。毛主席曾挖

苦过写“工人”二字弯两弯、加三撇的人，是古文学家，叫做主观主义。你们的字，是古文学家没有，今文学家也没有，就只是你的。这些现象要批评一下。最近各地写来的报告，审查之后，大错没有，小错一篇中可以找出一百个。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，思想就打不通，语言不通。一件事就各有各的解释。例如“两条战线的斗争”，过去在苏区时有人说：一条战线是“高兴圩”，另外一条是“老营盘”。名词的解释也不同，有人说“托洛茨基”，听的人说是“兔子吃鸡”。上下均不能通。反右反“左”也各有各的了解。我们和你们不同，你们和农民不同。怎样才能使语言共同起来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语言呢？就是要学习写文章，否则你们出去工作难以动笔。写文章要妨碍学习，但多写文章也是帮助读书。读了书，能用笔写出来，就更容易了解。不但要学习写理论的文章，而且要注意写现实性的文章。文章也是你们学习好坏的标准之一。学校要用正规办法，要考试，将来毕业，要准备这一着。毕不了业的有两种：一种是懒汉，一种是水平低。水平低的可以原谅，将来可以到中级党校。老实一点，不够就是不够，不够要装够的样子，没有什么好处。好高骛远，我们不但不提倡，而且要批评。初级、中级的党校，也要一步一步地正规点，办下去，将来党内的马列主义理论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。